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

論著

歷代人臣六　東漢

東漢功臣論　孫文懿公

世祖起南陽復大漢義旗麾集卒士欣願歸附從赴之速下邑斬城踰拉朽之易不數歲而大憝夷滅丕基底定輯日靈威所係謳謠斯屬然是賴寇鄧耿賈吳岑銚祭四七之師前最後殿左翊右扶使然亦既強四域鑒前弊且念高皇疏封越賞之典土地廣爵秩厚故不免動搖盜竊窺覦於內列侯擁勢跋扈於外蕭樊以之縲紲信越以之葅醢是用詳議功烈辨程品位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使帶礪之續無望而不伸阿衡之寄日況而無用某謂西漢失之東漢亦未爲得且賞與罰有國之巨柄賞不及善則善人怠罰不加惡則惡人狳附離之驗爽若景響觀夫初掃潰亂舉其宗社獻籌策衛危

櫽者皆緣詳理體要矣右扶風與者皆盡齊忠亦半臻大定宜示明典或賜錫茅土或登庸廊廟懲高帝嫚罵之失去高帝猜貳之各置以心腹推之信誠使得盡寅亮之才竭贊襄之用建五制度靖康海寓則禮樂刑政要知乎不若宗明之明備焉柰何遂啟軌亂之慮坐貽離間之隙因其功薄其封用其力缺其言倘伴翹踞老死常列禮曰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況君臣之間乎是皆失委馭之體屬勸賞之道術俾輸誠者怠立勳者恥獨唱朋和恥為前誠肅宗而下政綱擾民病作忠信之士斂手不進自茲而始矣范曄直史臣筆謂之深圖遠算者非讜議也

馬援論　孫直講

或曰馬援並白得身没讒作而世之秉筆者或譏之何也對曰是意也原出於袁宏之論宏以援不能平身保功為之不已致身没之後怨謗並興堪當謂袁於是大失史臣習業之理夫

君子之仕也進非竊寵退非寄身時進而吾進焉非吾之不知止也時退而吾退焉非吾之善安身也存時以觀而其理得矣是故制度立冠戎平君子雖含飴偃仰而無慮可也制度未立冠戎未平君子雖盡瘁向國而無愧可也尚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進退之際也建武之閒時當經綸內民未孚外戎屢梗加以劉尚全軍見制皇輿震駭斯時也爲臣者其將盡瘁向國乎其將含飴偃仰乎來必以援爲之不已怨謗並興則爲臣者當志國徇身事諂佞以徼一時之譽乎自曰善爲功者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靡小而身安矣然則周公之征夏禹四載之勞皆不善爲功乎設有權盛位宜厚祿覩國家制度紛擾兵革玄動東手拱脈而曰我將力止一戰也我將勞足一邑也則君果謂其善爲功乎而表方且皎然筆諸史冊其何以待萬世之臣子乎世觀古之君子稱人之善惟恐不及聚惡之心亦然故懲勸之道昭昭然

可爲後世法後之人畧於是見一二焉則無片辭以資之觀善則好文而抑挫之故激勸之道汨矣後之學者不能深究古道胥聞淺説多從而稱之幾乎其將扇滉理而起澂原也若馬援者垂白許國據鞍慷慨宜君子之動心也而後儒猶非之故論以勸事君者

鄧禹論

潁濱先生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因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亦負之

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使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當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挑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壓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反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鄧禹論　　博士何公

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強而怠敵之銳彼之勢誠強則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為獨強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斂之以不應使其無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畜之強以加其

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使其雖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故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所謂守者非彼攻而我守之守也所謂攻者非彼守而我攻之攻也形之以弱而斂之以不賑者皆守也出吾匿伏之強與銳者皆攻也無得而窺之者藏也無得而備之者動也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怠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之氣與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爲動挑之而不爲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爲怒激之而不爲變者其度也特是之氣守是之度爲其上者無得而令爲其下者無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比也東胡之恃其強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馬畀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議於群臣悉誅其欲與土若馳馬而赴東胡令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閼與趙遣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怠之

也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君奢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奢卷甲而趍之二日一夜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以驕而忽人者為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為趙守北邊也與士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為怯趙王以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戰則失利王復使牧往復如故約匈奴誠以為怯牧乃陰飭良騎大縱畜牧以餌之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遂亡邊患吳楚以山東反漢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夫以其鋒方銳嘗挫而忽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吳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忽人者為其上者無德而令之也雖然彼夫四人

者無氣以持之無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無以
驕怠於人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破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鄧
禹於徒步之中待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計其智足
以定大業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
勝所屬任所向就功亦皆之人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
其乘新勝之強財富豐鋭欲盜賊群居無它遠計必生變故而
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糧難與力爭而可以計破也且將
休兵北道以觀其斃於是引軍北趨栒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
以驕而怠之然後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
幾其爲討與攻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去栒邑
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禹雖得入關中然孤飢士散無足
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悁而數
以羸兵徼戰至於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比於新
以驕矜忘人之術矣惜其爲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

僨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擇將者必先求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御才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羌乎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然至此而皆敗者况夫以昏庸而御夫喪敗者功可得而成哉

楊震論

雷夏先生

袁宏作後漢紀爲楊震立論曰引紂之三仁以爲遂竊於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發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不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爲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敘以到于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爲也遂竊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

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慶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素之博士爾苟脫虎口豈微子之倫邪楊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辛以起敬就遼甯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棄其微遼甯叔孫之行者奇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姦豈之狡猾而不能誅嬖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賣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愧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沉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受禪微遼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脩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辛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況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路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于顯震而起敬勸人也不其然歟

劉愷丁鴻孰賢論

東坡先生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封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

亂非有怨私其長而退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兄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循故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穎濱先生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者此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皐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皐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者在位而不肖者不寧皆所以相推則君子以興分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愷讓而不友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

卒就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愷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至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可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為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亦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亦薄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所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於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曹騰論　　呂中丞

范曄著宦者傳上論四星之次下述九重之禁寺人巷伯充列宦職謂乎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其說當矣以至叙戰國訖乎東漢署負寢廣假任益過迹其治亂兆祭之事無不該明自鄭衆而下傳者纔九人而已且中興而後宦官寵用歷朝更盛出入幃幄沽敗事權籍中者不啻千數而特叙九傳者必取其勢能章著與夫齷齪消清之徒異爾宜其書惡無隱俾百代之下知其沮勸曹騰傳曰侍書東宮用事省闥奉四帝未嘗有過失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吁可駭乎永嘉之際梁冀用事鴆弒質帝李固抗謀定策屬清河王以厭天下之望冀爲逆後者皇失措未暇其討而騰說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嚴明果立則受禍不久不若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矣翌日大庭會議冀匈匈吐氣三公不奪計謀尊決蓋騰之說行矣雖是蠡吾嗣立清河黜徙李固殺戮王室幾喪且助冀蒲毒廢明立昏危覆漢祚塗炭生靈爲目及此得謂

之無過歟若是則堅勁起齊國之亂伊戾構宋人之禍皆非罪焉春秋當為諱爾計當時海內名士執諭於李固杜喬者膺率陷戮辱禍及乃族何進逞士流之謂乎商鞅因景監見譏者為恥況彼膺之引援而竊其寵榮者復何道哉膺當濟陰廢黜之初與孫程輩首謀西鍾之下亦可謂之有功而史不顯於本傳反飾以虛謬著於是并兼紿於一時則可又將欺乎後世耶然后專政皐賊乘勢負彼中涓以柄威福定策之際繼紛遷延況自容者斷肩皆是如胡廣趙戒處三公之任阿諛荷附不能援助正人之論扶顛持危卒敗於成事頗忠良彼罪而走受封爵保位持祿背國全身莫斯之甚以是則罪不獨於膺膺輩亦廣戒之悪謂膺為無過豈曉之蘊意哉惜乎膺盡忠於傾不能全節向使無訛與之辭協李固之忠議輔清河之明哲則漢祚可量哉然書其大功又豈止褒華於無過而已乎

李固論

穎濱先生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之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泄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君雖無道而泄冶亦多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留之而不能固雖負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

哉

李固論

淮海先生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節雖然有國家者常無功臣不可以無名節何則功臣以乘變便利為能名節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漢之末海內乘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英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負枷械腰鈇鑕顧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而東漢多名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況節來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惡先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先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

此王氏所以誅笑而殺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翕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竇武輩皆捐身殞命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遂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漢亡而復興與桓靈之時亦道極矣黨錮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

將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言者不可不戒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南軒先生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直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佐事以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與尚書發衆奸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君其為叛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先侍數等奏勸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

擧孤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天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
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世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表記與
義所在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大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
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忍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
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
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与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論逆順之
理冀必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奸謀殺身不足道
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
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廢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也
制命於冀亦相與就死焉呼悲夫

陳蕃論

穎濱先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君子
爲將舉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尓謀未發而使人
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

望內有德於竇氏窶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臣出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讙譁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勇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膺論　吳賢良

天下有名節之士有策略之士此二者其才雖不同要之不可以偏廢夫性直廉潔之美勁挺強峻之操至清而不可潰至剛而不可屈不同於流俗不合於汙世富貴不能誘貧賤不能移

凜然如冰雪之無塵皓然如圭璧之無玷者此之謂名節之士俶儻而自信豁達而自任禮法之所不能羈名教之所不能束含垢以就其事忍恥以成其功迫之不能怒侮之不能辱見利不能不趨見害不能不辭者此之謂策略之士蓋名節之士可以礪俗而不可以濟時策略之士可以濟時而不可以礪俗是以古之明君良相其於搜羅拔擢之際率皆兩取而用之蓋古人之用士無以異夫醫之治疾匠之構室自醫之於藥貴者賤者苦者甘者新者陳者莫不並蓄而無所遺匠之於木曲者直者巨者細者短者脩者莫不兼收而無所棄夫用士如此則天下之患難何由而不平昔東漢之衰其弊果安在哉蓋當時之大臣其所與交游款曲談笑歌樂者率皆猾小浮躁之人而魁礨磊落之士奔走竄伏於草莽丘谷之間而莫知其所適是以天下之亂至於每每而不可救解其爵貴之風自李膺之徒唱之於上而驕矜誕傲遂成風俗夫薰[illegible]掃除之黨貪侈而無厭猜忍而無憂祗礪其行

義修飾其心性以不類於君子矣是以嫉善如仇讎醜正如糞土絕之惟恐其不傷逐之惟恐其不遂當是之時固宜多引忠謀偉謀之人而使之陽附而陰閒之以潛制其死命則天下之患庶可不知出此而迺剛忿峻隱以與之相抗若揚湯以止沸故雖殲滅誅夷屈辱殘殺者相繼而不足以弭天下之亂書李膺杜密自標置以爲非通家子孫及當世知名之士莫得見之而使天下嘗高其風遠亦隘矣夫伍子胥吹簫鼓腹乞丐於市而卒能覇吳吳起殺妻弃母刻薄不仁而卒能輔魏蘇秦多詐而詭譎反覆而不可親信而卒能與燕范雎折脅摺齒佯死於簣中汚穢已甚而卒能相秦景陽蓬首垢[illegible]沉酒杯杓之間而立能強楚此數子者其放意恣欲豚狗之不若而豐功偉績威略雄望烜赫擅絕後世之所稱羨則烏待其知名哉其後荀爽烝相稍革遊俗其所辟舉皆沉機密畫之士而遂亦幾振國威則夫天下之士未可以不詳察也昔管仲寢疾桓公問政而將以

鮑叔代之管仲曰鮑叔好善而疾惡太甚不可用之其消息盈虛能與百姓屈伸者則不若隰朋盖好善而疾惡太甚則不能有所容夫欲收天下之豪傑以與之共治而吝之以不能有所容之人則亦已殆矣嗚呼管仲者其亦少知治躰歟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南軒先生

東京黨錮諸君子盖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剛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曾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盖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互角聲譽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

救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本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特心寂乎蓋天資又加美焉爾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死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有未盡要之亦於本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及

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愛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科矣

竇武何進論　　　龜山先生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斯之賊便嬖寵死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剿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国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尤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董卓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厭商之言豈不謬哉

竇武陳蕃得失論　　南軒先生

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誅動章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夫討姦之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蓋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illegible]寇魁首擬留治此特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特非求忘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巳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靡禍

亂而武於獻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身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
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
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與惑應之以張奐之賢
猶且被誅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
大夫故也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繫身之為耳任天
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
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矣亦足以見其忠義之
氣也可勝惜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

論著

歷代人臣七　三國

袁紹論　淮海居士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殺一士而欲有爲於世者雖[illegible]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衰敗於官渡豈切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亟見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釋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歎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珍越至句踐皆潰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從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顧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万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旨哉以為知言也

曾幼安

東坡先生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偕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所誅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爲用然終亦不免相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汝大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取爾嘗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匪骨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孔融論　　前溪先生

君子愛身乎曰危疑之機君子之所辨也安得不愛身君子爲人乎曰忠義之事君子之所尚也安得不爲人方其愛身也則高舉遠遁堅閉牢距削迹捐勢未嘗輕以吾之良貴嘗試當世之變方其爲人也則㩻首減附委己於汙穢之世危言厲氣不顧白刃鼎鑊之誅既死矣猶足以龍言鴻膽而破邪謀君子不幸而適當如是之時既愛身又不能爲人既爲人則不能愛身詳思

熟計於斯二者而必審處其一焉故去就進退別白明辨豈嘗徘徊於岐路之際而躊躇於堂室之間也哉世言孔融清節勁氣不附曹公傲晛輕侮未嘗少屈操竟忌而殺之深悲融之不幸而不知融之所以致此者實有以招之也夫曹操者一世之姦雄也其窺視神器之心包藏久矣固非正論之所能回清議之所能屈楊修一黠耳誅之無赦禰衡一狂生耳逐之不容彼非好爲是殘刻也深恐天下之士便其間暇之謀使有所不得逞爾融於是時其爲愛身爲人之計可以擇一而處之知操之凶險不足以規諫之與是宜捨之而去鉗舌其語不涉時事以免亂世之網罟若以吾受漢之厚恩不可默默則當動容端委正議於廟堂之上以折其趑趄之謀然後退而就之鉞乃不爲此進則不能明言退則不能固守徒以隱微不要之辞輕嘲而嫚罵之於國未有毫髮之益而適以犯操之怒以殞其身是誠何心哉今夫虎兕者人之所當深畏者也人行乎山林之間嘗先

爲之慮或枉路以辟之或操戈而殺之然後可以免患既不能辟又不能殺而編鬚履尾或先或後以狎玩之之人也幾何不殺身於虎腹中耶嗚呼融志廣而謀疎道有餘而識不足以處世堂堂之德望而來不得其死然則君子言行之閒塞可不愼歟

孔融

定菴先生

賢聖君子之志未嘗不欲尊主庇民康濟一時而垂休無窮然而功之成不成則繫乎天而已伊尹周公與孔子孟子其志則一也伊尹周公成其功孔子孟子不成其功豈可以孔孟不及伊周哉蓋所存在我成功在天雖聖賢君子不能必也今世之論者乃欲以功之成不成而議人之賢否豈不謬哉余因觀東漢書謂孔北海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然後知范曄誠妄人豈能深識北海者哉北海之志專欲存漢柰何天已厭漢北海之功烏能有成東坡嘗曰使孔北海得志誅曹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坡之議論最可喜者類皆若此

荀彧論　　穎濱先生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也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筞略以摧滅群雄因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荀彧論　　龜山先生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

之亂天之末歐漢傑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彊忍之資因亂假義挾王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屬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乃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紓倒懸之急亦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且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死罪哉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彊敵於股掌之間輒成曹氏之霸業奄有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荀彧論　吳賢良

夫古之君子所以深其言而不敢以輕發者非所以求異於人蓋慮其言之或失而言之力有所不能逮則適足以爲天下

之所議而君不信且君子之欲有所言也必先稽之於道而無疑考之於義而无牾加之於人而無逆適之於時而无違然又斂藏以出之堅強以持之欲莊以就之懼忻以送之是以其言雖汪洋浩蕩布荊於天下而莫之能閉者惟太高而不可行太卑而不可用或失於傲而為踈或失於諂而為數危峻亢厲而失之於訐瀾罷濫辯而失之於誕太鄙而為陋太華而為輕則其所言者自以為辨博精當莫已若者而不知天下之人已群起而議之矣蓋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蓋五行以言配金且金之為物鍛鍊其治千狀萬類雖各隨其器而終不失其剛是以君子之言委曲變化不可以一概而論要之歸於正而已傳曰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謂是故也是以晉悼公方好田獵故魏絳因其謀伐山戎而遂與之言虞人之箴楚靈王欲專遊幸故鄭丹因稱譽佐史而遂與之言祈招之詩景公淫於刑而晏子因踊貴之事以悟之而齊遂省刑

乎？公暴於役，而師曠因石言之以覺之，而晉遂止役；鄭莊公絕共姜之愛，考叔輟羹以諷之，而終就其孝；魏獻子受梗陽之田，閻沒廢食以動之，而卒成其廉。此數子者，可謂能用其言矣。故孔子當春秋之亂，其諸侯如衛靈公、魯哀公，其大夫如季康子、孟懿子之類，莫不因其所問而各循其才性之弊以告之。蓋聖賢之人不言則已，而未能忘其言，則言之而亦欲其各有所當。夫曹操之初，特一雄將耳，然而卒至於殘忍暴虐以快其怒，而為僭奪之計者，蓋亦其當所與言者有以道之也。當是之時，荀彧為之謀，觀其定山東、取淮南、收河北、平關西、挾天子以都許，皆用彧之計畫，則其所以不能為漢之純臣，而終肆其兇慝者，是亦荀彧之徒不能以忠義與之言，以遏其強梁之志而已矣。夫燕雀遭害則鳳凰高翔，麋鹿不養則騏驎竄伏，故殺鳴犢而孔子臨河不進。且曹操戮楊脩、殺禰衡、誅孔融、斃崔琰、斬艾英俊，鉏[illegible]雄傑，不為不酷矣，故楊彪之類杜門不出，管寧之屬挈家

而遂去且高密剛正之士寧死耳安肯屈辱而從哉惟彧忍耻冒污以與之指蹤則其凶逆暴亂未必不由彧之誘掖之也昔曹操欲取徐州而彧諫之曰高祖據關中之險而成帝功則其意欲操之示天下形勢如高祖之時也曹操欲迎獻帝而彧勸之曰高祖發義帝之喪而服海內則其意欲操之示天下信義如高祖之勢也曹操惡本初之強而彧以項氏之事諭之曹操憂官渡之難而彧以滎陽之患言之夫平居無事未嘗不以高祖與之言而欲其不為高祖豈不惑哉切譬之賊群盜廚者其斬關抉門乘垣穿墻皆其所道之而又謂之曰死虜人財物可得乎然則魏武之資雖其初不足以亂天下而及其所以吞噬擊搏而無所復顧則是亦輔相者之過也然則君子之言豈不慎歟嘗讀唐史李希烈僭號於宣武因顏真卿曰子所學者朝覲禮耳欲以悟之志雖不遂而其勳烈風槩亦足以聳動天下然則荀彧豈足以知此

荀彧論　崔正言

史載董昭欲進曹操九錫備物彧沮止之坐此以逼死曰是不然昔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尊周而得罪于聖人盖挾天子以令諸侯耳其實欲以天下自㞐者漢之方亂也孔融知曹操必竊漢鼎及其後屠戮忠良天下舉知其心而彧以爲不知可乎然則何以死以智何則彧之自求歸操世操與語大喜謂吾子房嗚呼吾讀之至此未甞不駭其言而知操遂將殺之又旌彧抱天下之竒才恬以不悟三國之間劉備最號長者不爲猜防及聞彧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則愕然爲之失匕筯脩知雞肋之喩操惡而殺之至彧平定徐兗遂之袁紹之敗請先河朔後兩京南臨楚郢此其智孰與抗之操不即殺者恃之以濟也大勢已定無所事彧此所以決意殺之而不悔盖性天下之愚者可以智勝也智者不可以智勝以智勝愚如以石投卵也愚者靡矣以智勝智其智相持然則成功不可以速收勝

資不敢以計必推天下之姦雄以恩餌智智者守之而愚勝矣操固以恩餌彧彧以智自名而弗拒是足以殺其身而已矣且以越句踐之賢漢高祖之寬仁大度而大夫種被誅韓彭并連頸戮獨范蠡張良爲先見而蠡雖去然良自言多病絕穀修長生術冀以脫禍況其狙詐險賊如操者嗚呼雖能七十二議無遺策而不能避刎腹之患其彧之謂與悲夫

荀彧論

顧觀堂先生

論文若者有幾吾去其異而取其同得兩人焉隋王仲淹吾宋司馬文正公之論也通之言曰荀氏有二仁以救時死以明道文正曰是猶管仲不爲匹夫匹婦之自經而以康天下爲心者嗚呼觀此兩人言足以知文若矣而世且難之曰文若昧操姦雄而輕附之使之反漢文若罪也嗟夫微文若漢有不亡者乎不在操將在他人在操幸而不敢遽取在他人則漢之亡也久矣今夫袁呂孫劉是數人者皆欲為操所為者也顧力不

能臣就使無操諸公起而分鑣並馳以爭天下其智勇才術既罔有以相勝紛紛籍籍牽挽控搏生靈塗之禍吾不知其所止也故凡荀氏之所以佐操者為漢謀也為天下謀也然兒童之見以為是不如孔融之觸操者嗚呼此可與論天下士哉文若孔融是或一道也有寒疾於斯是委頓而不起者下則或起不下且當死今漢氏之疾亦病矣文若曰非曹氏不可下下以曹氏而輔以我以制其毒此文若本謀也其語操曰奉主上以從民望輔天子以復舊京此言騷騷中者孤矣至其所論高祖都關中光武據河內特取利害之勢非用擬倫其人也唐杜牧本朝蘇氏兄弟皆曰文若以帝王許操過矣董昭唱操九錫文若振衣死之足以明其心矣牧又甚之曰教盜發篋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天下未有教人為盜而不肯與同利者也雖然試誠帝操以取天下活生靈將無不可況不必帝操乎士不幸至此力為天下以身死之而猶不免於後世之云云口舌之士誠少

恕哉

賈詡論上

潁濱先生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
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
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詞以兵入
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
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
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
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
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幷吞之心雖
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
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虜矣
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勸讀曹公之智而
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

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也曹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詡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讓仲謀而卑欲以虛聲下玄德其輕智蓋已疎矣彼曹公不用詡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蔡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師不戰吾遂遷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盡知之矣

賈詡論下　潁濱先生

用兵之難蓋有狀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

稱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而得至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盡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皆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要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鄧艾論

博士何公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

權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生於固夫以人爲鼎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爲非以人爲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爲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因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爲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此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若非出於它也蓋衛青不戮蘇建獲忠厚之譽嵩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爲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略以爲閫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

之猶不見聽畀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它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務[illegible]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爲召禍也是昔不求屈之以今日之情而尊係丕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患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留名而鋭於勇功書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卒遇禍於其身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万之勁而趍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遁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衆麾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趍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嵓谷峻絶士皆攀緣崖木扱墜而千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氈自裹輪轉而下號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朱葛瞻之師而劉禪悸焉則時束手使得獨忍數日之下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啗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

爲僥倖之舉者乃求全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智數也是僥也非丈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丈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捲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為之鄉道故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徼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為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率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無勇功者也由是觀之丈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一

論著

歷代人臣八　三首

鍾會論　　賢節先生

子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蓋會之爲人有俊邁之機有經營指顧之略而其詭譎變詐亦足以熒惑愚者傾亂國家而險危人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萬之衆而曾不爲疑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烏頭堇蝎礬之至毒而足以絕人之喉而潰其五內也然良醫用之以爲藥材而能治之於瀕死危殆之際者其故何哉以謂病之在顛色者可告而治也在湊理者可養而除去也而至於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則是告之爲不及養之爲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爲毒其力足以殺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惡反忌而有以制之則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嘗試其術

哉當會之將西也西曹官屬言以為疑而發啟於王矣王亟遣之而為之一笑盖會之才略與其變詐文王固已知之而挙握之中心術之內規模措置有以逆之矣為會計者將何以致其毒哉盖當是時以劉禪之庸而保區區之蜀謹其邊疆固其守禦撫其民人薄其稅斂以偷彊歲月之間為已甚矣亦妄維用之以孔明當日之術今年出隴西明年出駱谷又明年出狄道驅其羸亡之餘起其困憊之卒以寇盜我邊疆虔劉我民人者未嘗虛日則蜀之疲弊固可知也舉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弊之餘不啻如反掌然也而當時之臣猶以為畏豈足與共事哉蓋以其江漢之阻深數十年之為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則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則適為敵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獨遣鍾會敝故官兵一下而劍閣失守劍閣失守而鄧艾之徒足以擣其空虛而衝其腹心矣使文王聽邵悌之言而惑議者之過計則蜀無得而可取也會無得而可為也烏頭之竭力足以生人

者亦不足以爲樂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謂蜀人曰司馬公自作其門耳有鍾士季者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及會之有異圖先欲去艾以絕其手足然文王咨書以出其不意而會亦震懼失其本謀則非書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會矣愚故曰予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矣漢王之東非韓信不足以滅楚也雲夢之役非漢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問其所長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擒也嗚呼豈非鍾會伐蜀之事哉

諸葛亮論

泌溪先生

武侯局爲不能兼天下曰遭時然也夫時者雖聖與賢不可以違也聖與賢知時之不可違則亦因之以制變茲武侯之不能兼天下也武侯之得先主最晚於時魏已還許孫氏已得吳天下之勢判矣故其說先主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以爲援而

不可圖也若進取荊益內脩政理以俟天下之變則霸業可成矣武侯之兆基發策已不能兼有天下者明矣然猶區區竭勵西蜀齷齪之民以屢窺秦川者非不知魏與吳之勢猶前日也以不忘先主之顧託不計其死生險易惟義之存示不負虞於天下也故又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今與卒三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之職分也於時蜀之土地廣狹不如魏民力眾寡不如魏才傑之多不如魏曹公雖死其遺臣老將尚存也武侯一出漢中張郃拒之而馬謖先敗再出散關曹真拒之糧盡而還又出斜谷司馬宣王再拒之武侯提孤兵以深入宣王扼其喉而不戰遺之巾幗宣王猶不戰宣王之不戰言得也武侯之糧屈勢格則將奸之何尚何貴其將略非長歟此終不能兼有天下者又已明矣夫以蜀不能取魏猶魏不能取蜀勢然也故雖聖且賢不可以違者時也湯不遭桀不能取夏武王不遭紂不能取商武侯安能獨兼天下乎然則以武

侯之才治民治兵足以兼天下然其遂不能者所遭之時然也

諸葛亮論

東坡先生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

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可以空言誘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

可用也

諸葛亮論　　吳賢良

善用兵者不恃其能守而恃其有可守之謀不恃其能攻而恃其有可攻之勢恃其有可守之謀而不恃其能守則守而敵不能窺恃其有可攻之勢而不恃其能攻則攻而敵不能抗此古之君子所以能以寡制衆以弱制强而未嘗有折北潰裂之患苟惟恃其能守而不求其可守之謀惟恃其能攻而不擇其可攻之勢則亦一夫之敵耳烏能以全爭於天下哉昔漢高祖之拒項籍於成皐項勇而劉怯項强而劉弱當是時不可以出戰而可以固守故漢高祖不恃其能守是以下黥布於九江說田横於臨菑以絶其援而項氏卒以奔魏武帝之御袁本初於官渡也袁衆而曹寡當是時不可以持久而不可以進攻故魏武帝不恃其能攻是以破顔良於白馬襲文醜於南坂以擊其虛而袁氏卒以敗由此觀之則高祖可守之謀在乎深結於援国

而武帝可攻之勢在乎多出於奇兵耳夫諸葛亮閉關息民十餘年整國以陳征宜其所向必平而所指必破然而終不能大成其功者蓋不知所謂可守之謀與夫可攻之勢而已且魏之名臣若賈詡者可謂算無遺策而論議之際未嘗不以吳蜀相合從為慮是吳蜀之連和以舉兵者魏之深患也蔣濟獻策欲端拱以待變而關羽卒擒則是魏之所為利者解吳蜀之盟而已時步騭上書以吳言蜀欲背盟而孫以破家保之是權之深信於蜀者明矣為亮之計者是宜深結江表或出於沂泗以邀其東或出於陳蔡以維其西使之奔而不得休而後可以能守且曹真既獲勝於祁山而又陳備於陳倉則是蜀之故道亦已者魏之深患也司馬宣王數請出戰而明帝輒遣使以深止之是魏之所以為利者是不戰以老我師而已且魏氏嘗欲請精兵万人以會於潼關而亮知之是分兵以送進者亮之所快也為亮之計者是宜多縱奇兵或出於宛洛以破其南或出於淄

邅以會其地使之蘊疑而不得定而後可以能攻如是變化而無形恍惚而無迹不陷於一方不倚於一隅神滅而鬼沒雷奮而電擊則殺縱許洛之間固已危矣夫拙者與工者弈必先為不可敗之地於其側而後會圍以圖利苟不先為之備而與之上下角逐以求勝負則豈不愚哉夫蜀之於中國乃九州之一耳非夫合黨締交而出敵人之不意以起其寡弱之勢則固不足以爭雄於天下亮不知出此而西頓兵渭南強寇相持貨殫力竭僅見勢沮以為魏之所困則可謂才有餘而略不足矣

諸葛亮論　　淮海先生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鵾鵬之翻撥而博尸鳩則衆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聖

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也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讒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況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苟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所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

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武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强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殆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遐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任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孔明不取中原論　　東溪先生

東溪先生曰古者用兵必先知彼己以孔明之才略誠能取中

原曹丕雖非上聖之資然不至闇亂與天下三分之二不爲無人無釁可乘未可動也

孔明始終之節　　觀物先生

昔劉豫州奔走四方艱難百戰羈內以術詭身無所乃見公於三顧定策於片言遂能挫蜀路荊鼎分三國此則天命所共全賴人謀而成矣昔乃出師未捷翊睨先歸志大烈微議者同昔嘗窺舊史切評玆事盖恨公晩生八九年早死二十載使袁紹未破而公已用則孟德必無成功若曹爽已誅而公未死則仲達豈容得志嗟乎終年皆早逝公乃晩遇昔既享壽公乃三十年豈將略之非長由漢祚之不競也此則天命所歸非人謀之不足明矣觀公始終之節稽天人之際漢則可惜公何憾焉

諸葛亮兵有節制　　觀物先生

兵無節制者百人而百心有節制者三軍而一心是以三軍一心其攻一入也百戰不敗死者亦少矣秦漢以來兵有節制者莫

如孔明而陳壽乃謂應變將略非所長蓋彼以興國變詐之事而取之云爾夫孔明三代之佐豈肯乘危冒險僥倖一勝哉司馬懿取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可謂應變矣其畏孔明如虎巳死猶疑而走謂孔明將略非所長不亦誣乎故曰以變詐過變詐猶有巧拙以變詐當節制如以卵投石決無幸焉敗矣

關羽張飛論

方舟先生

君子小人以相容為國也久矣國不必皆君子小人恃之以為資國不必皆小人君子因之以為用勢使之然也必欲君子矜其威以臨小人小人恃其力以抗君子勢不相容必至於相敵君子小人兩立為敵善觀國者有以知盛衰變危之所自也蜀以三國鼎峙立於一隅先主諸葛亮以為之君相關羽張飛二人則其將也地以少而為險兵以弱而為強城以脆而為堅以與吳魏相長雄者君子小人相容之國勢使之然也今曰關羽能於小人而不能於君子張飛能於君子而不能於小人二人

將若卒以殺身時先主孔明尚無恙也將可以能國乎抑嘗論
之天下之全勢有不幸至於分裂春秋吳越巴蜀以來名為三
分之國者誰為此倡乎以蜀為漢則先主以帝諸孫藉口當繼
漢統之正傳為王視魏吳為賊舉天下之全勢輔以諸葛亮關
羽張飛問罪二方復高祖光武舊物誰曰不可乃今與魏吳各
國其國抑僅運躄兀中路踽踽不得伸縮曾無并包之量寬博之器
以受天下之歸區區取蜀於劉璋之手其視公孫述蛙鳴井底
尚何以異於君子小人兩不相容則蜀自蜀耳吳自吳耳魏自
魏耳以地則又不大而小以兵則不強而弱以城則不堅而脆果
可恃乎哉先儒以三國人物豪傑運然磊落不隘不陋如諸葛
亮關羽張飛抑又三國人物豪傑之尤者乃不能用蕞爾之蜀
以混一天下例成三分據割之勢何也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搢
紳勝流募名以驚死此不悔若患在君子小人兩不相容黑白
太明清濁太辨以倡夫一時受禍貽後世奸連禍結之患隆為

三國猶懵豈此俗亦其遺源歟晉以且未改不謂關張二人亦踵此轍也且蜀之君臣舊迹之初豈得以蜀自固哉既得一邑又取一州西師未平又復南渡恢拓奔走自作疲情以困蜀民且盡驅蜀民以耕蜀田計口而食日給一日木牛流馬竭技止此此豈糜芳傅士仁之所能供億羽乃悻悻以餉道不給銜之於是爲魏軍欲必殺所縛虎勢急羽猶未悟以兒呼之內自弛備竊計孔明以下亦知羽之好勝傲侮幾斃騎士而棄之於敵此羽素失君子之心也飛大將也義當與士卒同甘苦尚乃口腹自肥一炊之不熟一肉之不擇至遷怒庖人先主亦以鞭笞健兒爲戒飛不爲悛止終爲張達范強等所梟此飛素失小人之心也且新造之蜀未定二大將者特恃君臣素交比肩擬武兩汝輩行顛自語期論心狂酒羽一荊襄守臣耳飛一巴西守臣耳誠能距險持重以息吾民以俟大舉今乃貪得幸進以求斯於兵家利害者皆背行其故智舊城未嘗不爲之一哂 王孫蒲鄧

晏孺子婦人春秋名為知兵者有蒲之言曰輕晏之言曰易二將者豈亦輕易之兵歟不然崎嶇用蜀君臣不得一日之安既已殺身又失重地一水下流徒為晉人他日之資何有於吳魏哉嗚呼昔人論天下之勢者東西為從南北為橫由春秋戰國天下無必合之勢故以從橫為言也兩漢季世倡為割據三分之說曹操不能用其橫以成吳蜀之從吳蜀又不能用其從者何也二將之責吳人聽魏人反間以弃蜀之從蜀信關羽而失荊州與午氏得以談笑移魏五胡因其不能合之勢與午氏南渡矣劉裕威溫睥睨中原於必合之勢有不即得雖得復失者三國倡傾匪揣人之徒歟惜夫

周瑜雅量

東坡先生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

曹公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孝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魯肅論　淮海先生

魯肅勸吳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眛有至於此乎以目觀之吳主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

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日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自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系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万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無道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爲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浮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士可立待也由此言之先主借荊州之罪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

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玩好玩其策如何此又天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與之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一